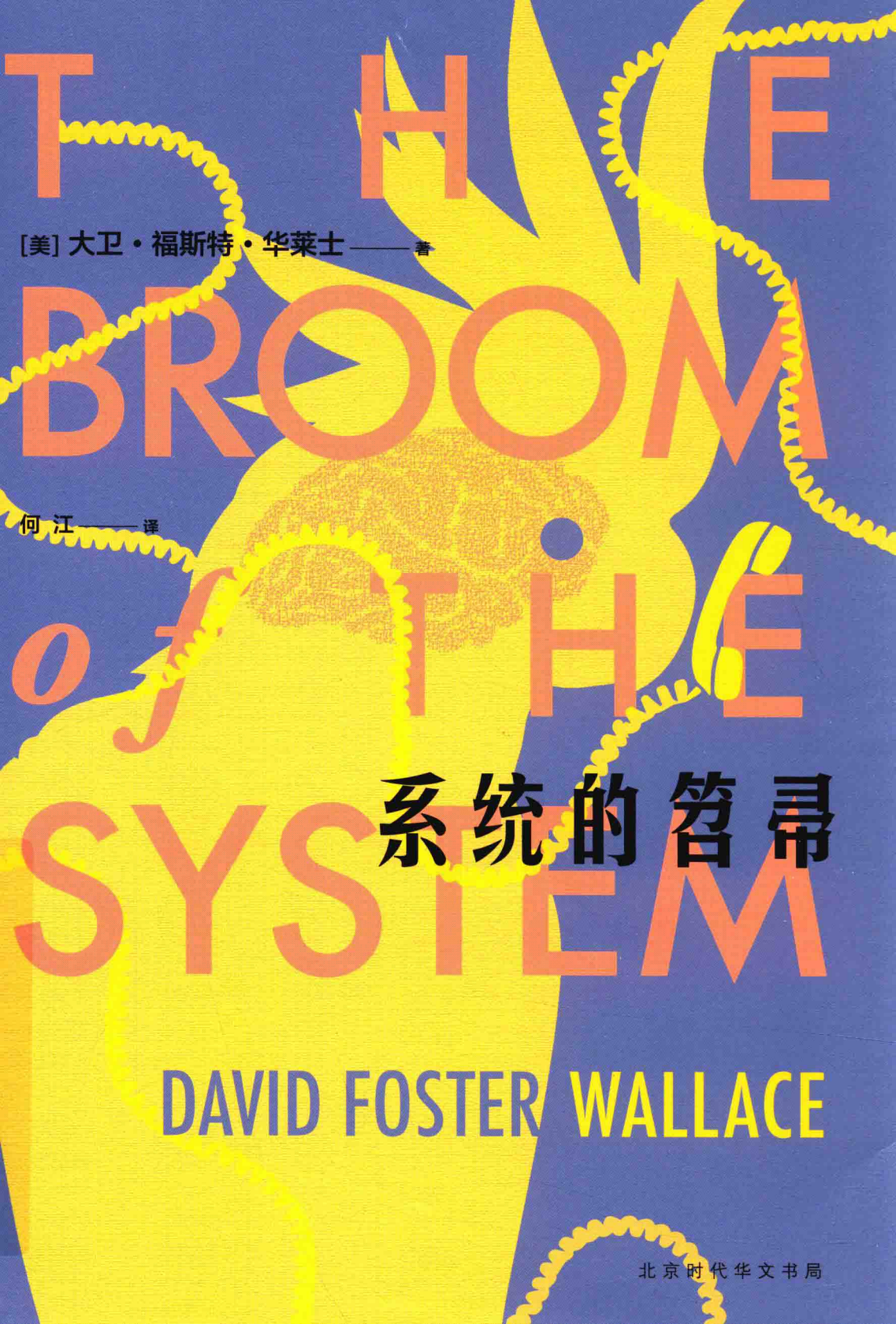




THE

[美] 大卫·福斯特·华莱士——著

BROOM

何江——译

of THE

SYSTEM

系统的笤帚

DAVID FOSTER WALLACE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THE
BROOM
of THE
SYSTEM

系统的笤帚

[美] 大卫·福斯特·华莱士 —— 著

何 江 —— 译

DAVID FOSTER WALLAC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系统的笤帚 / (美) 大卫·福斯特·华莱士著; 何江译. --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7.10

书名原文: The broom of the system

ISBN 978-7-5699-1772-7

I. ①系… II. ①大… ②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
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03149 号

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17-1745

DAVID FOSTER WALLACE
THE BROOM OF THE SYSTEM

系统的笤帚

作者 | [美] 大卫·福斯特·华莱士

译者 | 何江

出版人 | 王训海

策划编辑 | 韩笑 黄思远

责任编辑 | 宋春 韩笑

封面设计 | 璞茜设计

责任印制 | 刘银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刷 | 固安县京平诚乾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: 0316-6170166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本 | 787mm×1092mm 1/16

印张 | 35.5

字数 | 450 千字

版次 |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| ISBN 978-7-5699-1772-7

定价 | 7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第一部

1981

丽诺尔突然意识到，大多数漂亮女孩儿的脚都长得很难看，明迪·米托曼也不例外。她的脚又长又瘦，脚趾张得很开，小趾上有黄色的老茧，脚后跟也满是层层皱纹，脚背上还长出几根长长的黑毛，而且脚上涂的红指甲油已裂开，部分脱落。丽诺尔注意到了这些，只不过是因为明迪坐在冰箱旁的椅子上，正弯腰用手弄掉脚指甲上的红指甲油，而她身上的浴袍遮得不严，于是身上的一些缺陷，以及丽诺尔以前没注意到的一切，就都尽在眼前了。明迪刚洗过头，湿漉漉的头发用厚厚的白毛巾松散地裹住，一缕闪闪发光的深色头发从毛巾的折缝里溜出来，挂在她的脸旁，直到下巴下面。屋里充满了弗莱克斯洗发水的味道，还有一种怪味，因为克拉丽斯和苏·肖正在吸着一大支味道厚重的玩意儿，是丽诺尔从谢克中学后面的爱德奶油店搞到的，并同克拉丽斯的其他东西一起带到了这所学校。

原来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丽诺尔·比兹曼，十五岁，是克拉丽斯·比兹曼的妹妹，刚刚大老远从俄亥俄州的谢克海茨——就是克利夫兰旁边的那个地方——来到这所名叫曼荷莲女子文理学院的大学看望她姐姐，而她姐

姐是这所大学的一年级新生。这套位于娱乐厅楼上的公寓，是克拉丽斯与明迪、苏·肖同住的宿舍，丽诺尔要用睡袋睡在地板上。丽诺尔想了解一下这所大学，虽然她只有十五岁，读书却很有天分，在谢克中学都跳级升入高三了，已经在考虑明年申请大学的事。所以，她就来到了这里，此时是三月一个周五的晚上。

苏·肖长得远不及明迪，也不及克拉丽斯漂亮，她将大烟卷递过去给明迪和丽诺尔，于是明迪顾不上她的脚指头了，接过来使劲儿吸起来。烟头变亮了，大麻籽儿噼啪响，将烟纸灰绷得飞起来，四处飘扬。这让克拉丽斯和苏觉得超级搞笑，又笑又叫的，互相挤作一团。明迪深深吸了一大口，憋住气，将那玩意儿递给丽诺尔，但丽诺尔谢绝了。

“不了，谢谢。”丽诺尔说道。

“吸一口呗，还是你带来的，干吗不……”明迪哑声说道，用的是那种不用气儿说话的方式，因为烟正憋在胸腔里。

“我知道，但现在是学校的田径赛季，而我又是田径队的，在赛季中我不吸烟，我也不能吸，会要我命的。”丽诺尔说道。

明迪耸了耸肩，终于大大地呼出一口苍白的烟雾，又使劲儿咳了一下，拿着烟卷，起身走到房间另一头递给克拉丽斯和苏·肖。她们俩正又坐在巨大的木质立体声音箱旁，听着凯特·斯蒂文斯^①的那首歌，今晚好像已经是第十遍了。现在，明迪的浴袍微微敞开，丽诺尔能看见一些颇令人惊艳的东西，而明迪却毫不在意地在房间里走动。丽诺尔这时又突然意识到，世界上的女孩儿只分为两大类：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漂亮的，和内心深处认为自己不漂亮的。认为自己漂亮的女孩儿不在乎自己的浴袍解开了，并且

① 凯特·斯蒂文斯（1948—），英国著名歌手、作曲家。

很会化妆，喜欢在别人的注视下走动，当周围有男孩儿时行为举止就变得不一样；而像丽诺尔这种不觉得自己漂亮的女孩儿，通常不化妆，爱在运动场上跑步，还穿着黑色胶底运动鞋，并总是将浴袍束得紧紧的。明迪显然很漂亮，虽然她的脚不好看。

凯特·斯蒂文斯的歌又放完了，唱机的唱针自动上升，但显然她们三个人都不想起身去重新播放，只懒洋洋地坐在硬硬的木椅子上。明迪穿着褪了色的粉红色厚绒布浴袍，一条光滑的裸腿伸在外面很刺眼；克拉丽斯穿着沙漠靴、深蓝色牛仔裤和白色西部衬衫，这件衬衫她在一次博览会上穿过，那次她的钱包还被偷了。她一头茂盛的金发披散下来，几乎盖住了整件衬衫，她的眼睛此时十分碧蓝；苏·肖长着一头红发，穿着绿色的毛衣和绿色格子呢裙，腿又白又胖，一条腿的膝盖上长了个红红的包，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，抖动着一只帆船鞋，鞋底是令人讨厌的白色——丽诺尔很不喜欢这种鞋。

克拉丽斯静默了一会儿，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喃喃地说道：“凯特……简直就是……上帝。”随后又傻笑了两声，另外两个也跟着傻笑。

“上帝？凯特怎么会是上帝？凯特是真实存在的。”明迪的眼睛已经通红。

“就是，这样说太无礼了，完全就是亵渎上帝。”苏·肖愤愤地说道，同时双眼圆睁，鼓了起来。

“亵渎上帝？”克拉丽斯说着，可是脑子却转不过来了，看向丽诺尔。丽诺尔回答：“是亵渎上帝。”克拉丽斯的眼睛还没那么可怕，只是特别兴奋，好像揣着个很好笑的笑话还没说出来。

“谢谢上帝。”明迪说。

“谢绝上帝。”

“谢什么谢。”

“不谢不谢。”

“不拉不拉。”

“巴拉巴拉。”

“亵渎上帝！”

突然她们安静下来，只有丽诺尔还在笑，因为她是看别人笑得厉害就跟着傻笑。楼下晚会的声音如此劲爆，甚至穿过地板震颤着丽诺尔的黑色胶鞋底和椅子扶手。现在明迪已全身瘫软地从椅子滑落到地板上丽诺尔的睡袋上，睡袋就在克拉丽斯的一张冒充产自克利夫兰的小地毯旁。明迪谨慎地用浴袍一角盖住了自己的双腿间，但丽诺尔仍不能不看到她粉红色浴袍下隆起的双乳，虽然仰面躺在地上，仍是那么丰满和坚挺。丽诺尔不由自主地看了看自己藏在法兰绒衬衫下的胸部。

“饿，”过了一会儿，苏·肖说道，“巨大的、强烈的、不可控的、消耗人的，饿。”

“吸了这玩意儿就是这样。”明迪说道。

“不管怎么样”——克拉丽斯看着手腕内侧的表——“我们都得等一个钟头后，才能吃东西。”

“不行，我们不可能、不可能等了。”

“但我们必须等。仅仅一周前我们宿舍才讨论过，非常饿的时候尤其不能大吃大喝，否则我们会变得又胖又恶心。就像明迪，你们看看她，像条大胖虫。”

“放屁。”明迪毫不在意地说道，她知道自己并不胖，丽诺尔也知道，所有人都知道。

“注意风度。”克拉丽斯说道。过了一会儿她又说：“说到风度，你或许该穿好你的浴袍，或起来穿上衣服，别再躺在丽诺尔的东西上。看看你躺的样

子，是想让我们给你做妇科检查吗？噢，你这个底比斯的莱斯比亚^①！”

“讨厌鬼。”明迪说道，然后爬起来，伸出手好像想扶着什么，摇摇晃晃地，向她的单间卧室走去。她的卧室是离卫生间最远的那间，因为她打九月份第一个来到这儿，就占了那间。克拉丽斯曾在一封信中称她是来自斯卡斯代尔镇的花花公子的玩伴，此时这位花花公子的玩伴正贱兮兮地脱下浴袍，丢到坐在门边的丽诺尔的腿上，用她那双长腿迈着款步，扭了进去，关上了门。

克拉丽斯在背后看着她进去，微微摇了摇头，转头看着丽诺尔笑了笑。楼下传来阵阵欢笑声，还有人们跳舞的声音。丽诺尔很想去跳舞。

苏·肖拿起她桌子上印有摩登家族卡通图案的大塑料杯，咕咚咕咚地喝了一通水，她的桌子就在大门边。然后她说道：“说起来，你们今天早上有没有碰到斯普利兹图瑟？”

“没有啊。”克拉丽斯说。

“她和普鲁克特在一起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早上七点，俩人都穿着睡衣，睡眼惺忪，一起从她的房间出来，还手拉着手。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真没想到啊，斯普利兹图瑟会……”

“我听说她已经和某个男人订婚了呀。”

“没错，是订婚了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她们俩狂笑起来。

① 莱斯比亚（Lesbia），罗马诗人卡图卢斯在自己作品中虚构的人名，此处借此名用来隐喻女同性恋（Lesbian）。

“谁是斯普利兹图瑟？”丽诺尔问道。

“南希·斯普利兹图瑟，记得晚饭时有个穿红色V领衣服，戴着小拳头形状耳环的女孩儿吗？”

“哦，记得。但她怎么了？”

克拉丽斯和苏面面相觑，又哈哈大笑起来。明迪·米托曼出来了，穿了条健身短裤，并反穿着一件剪去了袖子的T恤衫。丽诺尔见状低头窃笑。

“什么事？”明迪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了。

“斯普利兹图瑟和普鲁克特。”苏简要说道。

“她们怎么了？”明迪睁大了眼睛，“她们今早在浴室里？一起洗澡？”

“啊，不是！”苏已经快要笑死了，明迪也开始笑。而总跟着别人傻笑的那位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不明就里。

“她们现在，呃，在一起咯？我还以为南希已经订婚了呢。”

“她……是订婚了。”克拉丽斯狂笑，逗得丽诺尔也笑起来。

“我的老天爷。”

接着她们安静了一会儿。苏低声哼着《阴阳魔界》的主题曲，“谁……会是下一个被袭的呢……”

“我不太确定，我甚至一点儿也不明白你们几个在……呃……”丽诺尔说道，并四下看着她们。

于是克拉丽斯告诉丽诺尔所有这些事，关于帕特·普鲁克特为何是公牛，而公牛又是什么，以及在这所女子学院里，相当多的女孩儿之间变得非常友好这一类事情。

“你在开玩笑。”

“我没有。”

“这太恶劣了。”这又使明迪和苏大笑起来。丽诺尔看着她们：“这样的

事也让你们觉得好笑吗？我是说——”

“好了，这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人们想做什么或多或少是他们自己……”克拉丽斯将唱针放到唱片上，又放起那首歌来。

大家沉默了大约半首歌的时间。明迪又在床沿那儿弄她的脚指头。“这件事其实呢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”苏·肖说道，并看着克拉丽斯，“就在感恩节前，南希·斯普利兹图瑟在那个工具店旁的路上遭到了袭击，我觉得她……”

“袭击？”丽诺尔问道。

“呃，就是强奸。我猜，真的。”

“明白了。”丽诺尔抬头看着苏背后克拉丽斯桌子上方的海报，上面是一个真正的肌肉男，上身没穿衬衣，显示着他背部的肌肉——他的背部到处是凸起的肌肉，闪闪发光。这张海报已经很旧了，边缘还因胶带的缘故撕破了。克拉丽斯在家时就在自己的房间里贴着这张画，还惹得老爸很不高兴。屋顶洒下的灯光，在这个男人背后的头部映射出一股很亮的反光，使他的头都看不见了。

“我觉得这件事有点儿让她陷入了混乱。”苏说道。

“真难以理解，”丽诺尔轻轻说道，“遭到了强奸，所以她现在就不喜欢男人了，因此就——”

“这个嘛，很难说，丽诺尔。”克拉丽斯闭着眼睛，手里拨弄着她衬衫口袋上的纽扣。她正坐在通风口旁边，向后靠在椅子上，风吹着她的金发，在她脸颊周围飘荡。“也许我们只能说她现在有点儿糊涂，暂时有点儿混乱，你说呢？”

“对，我想也是。”

“丽诺尔，你是处女吗？”明迪躺在下铺苏的床上，将她那剥掉指甲油

的古怪脚抬起来，脚趾钩在上铺克拉丽斯的床垫弹簧上。

“你个混蛋。”克拉丽斯对明迪说。

“我只不过问问，”明迪说，“我觉得丽诺尔还是太小了，对于这些——”

“没错，我是处女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从来还没跟任何人有过，那个，性交。”丽诺尔说道，对克拉丽斯微笑着，意思是这没关系，真没关系。“明迪，你是处女吗？”

明迪大笑，“噢，太是了。”

苏嘴里的水喷了出来。“明迪要为海军兵营保留着自己的身体。”克拉丽斯和丽诺尔大笑起来。

“我靠，你再乱说。”明迪只温和地说道，她全身很放松，几乎要睡着了。她的双腿曲线优美，肌肉适中，皮肤光滑得几乎闪闪发光，因为她最近回家时“上过蜡”，她这样告诉过丽诺尔，不管那是什么意思。

“这种事经常发生吗？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就是强奸、袭击这些事？”

克拉丽斯和苏转头看着别处，都很平静。“也许时有发生吧，谁知道呢。很难说，因为有时被隐瞒了，或者没人报道，有时也发生很多，校方并不傻——”

“那好吧，就你们所知道的有多少次？”

“天知道，可能，我大概听说过十个女孩儿——”

“十个？”

“.....”

“你在这儿总共才认识几个女孩儿？”

“丽诺尔，我并不确定，”克拉丽斯说道，“这并不是……这只是一种常

识，本身就是这样的，真的。如果你小心点儿，对吧，在晚间远离那些小道……”

“这儿的安保很不错，真的。”苏·肖说道，“晚上如果你要去远处，不管在校园任何地方，他们都会开车送你。从图书馆和实验室到宿舍这儿，每隔一小时就有大巴车往返，车上有带枪的警卫，他们会一直把你送上——”

“带枪的警卫？”

“他们当中有些人也挺可爱的。”克拉丽斯朝丽诺尔眨眨眼。

“你在圣诞节时从没告诉过我这些事情，克拉丽斯。带枪的警卫和这些事，你就不担心吗？我们在家的时候——”

“我不觉得任何地方有多大的区别，丽诺尔。”克拉丽斯说，“我真的不觉得，人们都会习惯的，这只是常识。”

“但还是有区别的。”

“当然这儿有晚会的问题，”明迪·米托曼在上下铺那边说道，很显然只是想改变话题。在她们楼下，声音仍然很吵。

原因是，今晚，就在这儿，就在楼下，宿舍区正在举行一次盛大的晚会，晚会上有一个名叫“斯皮罗·阿格纽和腋窝”的该死乐队；还有跳舞，以及带着身份证前来赴宴的男人们和啤酒。晚会的一切都很有创意，也很有意思。在楼下吃晚饭时，丽诺尔看到她们正在放置塑料的棕榈树和花串，有些女孩儿还穿上了塑料草裙，因为今天是一个主题晚会，其主题是夏威夷式，晚会的名字就写在一张用床单做的、上面画有一只大大的口红的横幅上，叫做“来！躺下吧”，横幅就挂在娱乐厅的正门上。这一切都让丽诺尔觉得很有趣，而且，对那些从其他学校赶来、可凭身份证进入晚会会场的男孩子们，哈，她们还会送上花环——她们有一整间房都堆满了花环，

丽诺尔在晚饭后看见的。

“是有这个问题。”克拉丽斯说道。

“那么……”

“就这样咯。”

“我可不参加，”苏·肖说道，“那些男孩儿，‘现在该我了’，我可受不了。我已经说过，我是认真的。没得商量。”

克拉丽斯笑起来，伸出手拿起摩登家族的杯子。

“可问题是，”明迪在床上说道，她的T恤衫滑到了肩膀下面，看起来随时会掉下来，“问题是那个地方有……吃的，就在下面的餐厅里，在那些震颤的塑料棕榈树枝下，摆满了吃的，我们全都帮着买了。”

“可不是嘛。”克拉丽斯叹道，在立体声播放机上按下重播键，她的眼睛如此碧蓝，对丽诺尔来说，它们看上去很热辣。

“而我们却只有冰箱里那些好吃得不得了土豆泥。”明迪说道。她说的是真的，只有很咸的像培乐多彩泥一样的土豆泥，装在一个特百惠塑料盘子里。这就是她们在晚餐时能偷到的一切，眼看着厨房里的小甜点没了，然后面包没了……

“但是你们却说你们决不下去。”丽诺尔说，“还记得不？你们几个不停地告诉我这一切如何粗俗，这些晚会，这些混音器，就像肉市；你们又说你们如何‘会像以前一样’陷进去，所以你们无论如何都不能下去，也让我不要下去……”她四下看着她们，她想要下去，她喜欢跳舞，她还专门在东科林斯的商店买了一条很迷人的新裙子，只是为了这样的——

“她想去，克拉丽斯，”明迪说着，并将腿甩向床边，一跃而起，“她可是我们的客人，再加上为了玉米片的缘故，而且我们可以很快地只待上一会儿，比如说六分钟……”

“好吧，我明白了。”克拉丽斯双眼半睁半闭地看着丽诺尔，看到了她的渴望，不得不笑了。苏·肖坐在桌边，转过身背对着她们。丽诺尔看到她的屁股真的又肥又宽，都快超过椅边了。

克拉丽斯叹了口气。“这个……丽诺尔你不明白，这些事情无聊和不悦到令人难以置信，整个第一学期我们都去了，而事实上只得到了糟糕的食物，之后一段时间还生了病，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来参加晚会的男生都是些蜥蜴、爬虫，很快我们就明白了，整件事情就是一场令人沮丧的仪式，一场只有上帝知道我们想要举行给谁看的仪式，还一次又一次。你甚至都无法和人聊聊天。真的很令人厌恶。”然后她用摩登家族的杯子喝着水。苏·肖则在桌旁频频点头。

“要我说，我们这样做，”明迪·米托曼站了起来，拍着她的手说，“丽诺尔去穿上你那件美丽的紫罗兰棉裙子，我看见你把它挂起来了。同时，我们三个再在这儿待会儿。然后一起飞快跑下去，让丽诺尔得到一次有关自由艺术的密集课程的机会，跳上一两支舞，同时我们偷上成吨的食物就立即回来，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大卫·莱特曼的节目就要播出了。”

“我不去。”苏·肖说道。

“好吧，那你可以待在这儿。小宝贝，我们会克服难关，如果一次不怎么样的经历就让你躲起来，像个——”

“好了，我们就这么办吧。”克拉丽斯看起来有点儿激动。她们全都互相看看，丽诺尔从克拉丽斯那儿得到一个点头认可，一跃而起，去明迪的卧室穿她的裙子。这时克拉丽斯才热诚地瞪着明迪，而明迪则悄悄给了苏·肖一个小小的闭嘴的手势。

丽诺尔在狭窄的卫生间里刷牙，里面可以闻到米托曼和肖的香味。接着她又洗了脸，用一条掉在地上的毛巾擦干，滴了眼药水，从明迪放在卫

生间的一个旧的丹碧丝牌包装盒里找到一支鲜艳的、涂在嘴上看起来很湿润的口红。她取出口红，盖上盒子时，一只小粉盒掉进了马桶里，她不得不将其捞出来，结果她衬衫的袖子被浸湿了，于是她脱下衬衫，走进明迪的卧室。她得找到她的文胸，因为这条裙子的面料很薄，是紫罗兰棉的，配上她的棕色头发真是美极了，幸好她的头发很干净，再抹上点儿口红，看上去就像十八岁，非常接近了，而她的文胸就在明迪床上她的包里面，丽诺尔在包里翻着。明迪的房间简直像个猪圈，到处都是衣服，还有一台健身脚踏车，门内侧贴着一张很大的詹姆斯·迪恩的海报，当然还有理查·基尔的，以及一些驾驶着帆船的不知名男子、《滚石杂志》的封面、巡回音乐会海报。同其他房间一样，明迪房间的屋顶非常高，一块颜色明亮的毯子，一头钉在天花板上，一头钉在墙上，然后垂下来，房间顿时成为平静甜蜜的帆船。梳妆台上有个塑料盒，丽诺尔知道那是药盒，装药片的，因为克拉丽斯也有一个，丽诺尔在谢克中学最要好的朋友凯伦·多亨鲍也有。文胸找到了，丽诺尔将其穿上，再穿上裙子。她又拿起一把长长的红色梳子，上面有黑色的头发，并且闻上去有弗莱克斯洗发水的味道。她用这把梳子梳了梳头发。

突然咔嚓一声，大房间里凯特·斯蒂文斯的歌停了下来，丽诺尔听到猛烈的敲门声。她回到大家待的房间，手里还抖着条白色的裙子。这时苏·肖开了门，而明迪赶紧用一本相册驱散着烟雾。门外有两个男人，正挤在门口咧嘴笑着，穿着很搭配的蓝色运动夹克，格子纹领带，卡其裤，以及那样的鞋子。没有人和他们一起上来。

“喂，你们好，女士。”其中一个男人说道。他个头又高又大，是那种在春天也能把皮肤晒黑的家伙，长着一头浓密的金发，五官像雕刻的，下